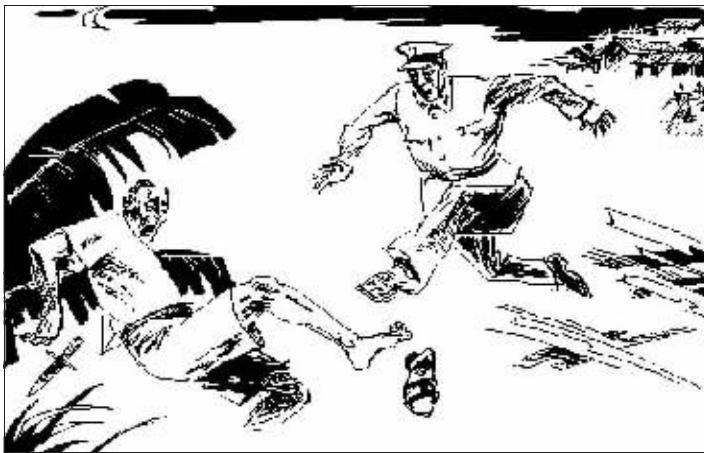


15

无所畏 英雄不问出处
神功在 更兼天网恢恢



徐晓帆 著
绘图 王明

南无拳传奇

且说西联农场橡胶园的安全已无大问题，刘成庄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治安上。

有个烂仔头叫鲁杰光，横行乡里。他见一女青年花容月貌，把炸药包塞到人家屋檐下威胁，把她娶回了家。他经常在腰里别上手榴弹，到店铺看上东西就拿。如果店家向他耍钱，他便掀开衣服亮出手榴弹。这天，他下馆子不掏钱，还调戏女服务员。刘成庄闻讯赶到，那家伙故伎重演。刘成庄疾步上前，抓住手榴弹，先把盖子拧开，厉声道：“拉弦呀，拉呀，你不拉我拉，咱俩一块儿死！”鲁杰光吓得浑身哆嗦，乖乖地进了拘留所。

还有个犯罪分子叫刘瑞风，刘成庄在湿热高温天追捕他整整追了5公里。那家伙实在跑不动了，就躲在土堆后拔枪顽抗。刘成庄用枪封锁住那家伙的逃跑，慢慢逼过去。那家伙绝望了，最后饮弹自尽。

苏村无赖苏五农，一次耍无赖将派出所教导员的耳朵割了，并将教导员的儿子打成残疾。刘成庄奉命带警去抓捕他。这天夜里，村里演木偶戏，好机会！刘成庄率人匍匐了数百米，潜入苏五农家。苏五农看罢戏回家，在门口转了40多分钟，好不容易推门了，却又突然掉头跑掉。刘成庄追出村外，苏五农冷不丁反身冲过来，拔刀乱砍。刘成庄一脚上去，苏五农的腿便“咔嚓”一声断了，束手就擒。

那时候，海南一些地方黑恶势力猖獗，贩卖毒品、买卖枪支，啥坏事都敢干。有一个寨子里的烂仔许依专做枪支生意，刘成庄奉命侦破此案。他扮成外地人进寨找到许依，一商量，冲锋枪2000元一支，

要两支；手枪500元一把，要5把，另要1000发子弹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时间和地点待定。

10天过去了，许依说货未到，20天过去了，许依说货不齐。一天，许依终于约刘成庄到城里喝茶，遇一公安人员撒腿便跑，刘成庄一琢磨，也跟着跑。原来，这是个考验。折腾了两个月，许依终于确定了交货时间和地点。当天夜里，小密林里手电晃了三圈，刘成庄开车过去，看见一辆拖拉机。他下车朝拖拉机走过去，忽然，黑暗中跳出五六个人把他团团围住，长枪短枪都指着他的脑门儿。许依说：“伙计，活腻了吧？老子早就知道你是警察，怎么，还要不要货了？”刘成庄知道这是最后的考验，故意把手提箱往地上重重一摔：“老子就是警察！老子也要吃饭！要！”众人哄笑，收拾起家伙。刘成庄突然出拳，击倒两人，揪住许依。许依急道：“误会！误会！”误会啥？埋伏的干警冲出来，许依团伙人赃俱获。

刘成庄办案铁面无私。有个案子牵扯到一领导的亲戚，这个领导曾为他的工作安排帮过大忙。有人劝刘成庄：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。”刘成庄没吱声。半夜，领导喝罢闷酒，提枪到处找刘成庄，口口声声说要毙了他。刘成庄把领导请进屋：“你对我有恩，可以打我一枪。但人该抓还得抓。”领导勃然大怒，拿枪顶住刘成庄的脑门：“你知道不知道啥叫恩将仇报？！”刘成庄也急了，拔枪冲出门，“砰砰……”朝天连开六枪，把子弹打光，回屋把枪朝桌子上一拍：“我不干了，我辞职行不行？”事后，刘成庄当然没辞职成，领导的亲戚投案自首了。

15

纠结的神甫

法比一再重复：“请停止。”他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。

人们收敛了，玉墨停下来，找出一根被拧得弯弯曲曲的仕女香烟，在蜡烛上点燃，长长地吸了一口。戴少校走到她身边，借她的烟点着自己的烟。

“请大家自重，这里不是‘藏玉楼’、‘满庭芳’。”法比说。

“哟，神甫，你对我们秦淮河的牌门摸得怪清楚嘛！”嗨呢不识时务，还在跟法比贫嘴。

法比的目光瞟向赵玉墨，意思是：早就知道你的高雅、矜持是装出来的，现在你原形毕露了，也好，别再跟我继续装了，也别再用你的妖邪织网，往我头上撒。

“对不起，神甫，刚才大家是太冷了，才喝了点酒、跳跳舞，暖和暖和。”戴少校不失尊严地为自己和他人开脱。

“外面情况越来越坏，日本兵刚进城的时候还没那么野蛮，现在越来越杀人眨眼。”法比说，“他们还到处找女人，见女人就……”他看看玉墨，又瞪了一眼疯得一头汗的红菱和嗨呢。他下面的话不说，她们也明白。

法比离开地下仓库时，回过头说：“别让人说你们‘商女不知亡国恨’。如果你们亲眼看见现在的南京是什么样，看见南京人口分每秒都在减少，就不会这样不知羞耻了。”

说完他转身登上梯子。法比走到厨房外，沉默地对书娟打了个手势，让她立刻回到阁楼上去。

埋尸队队员把两个中国伤兵送进教堂的第二天，英格曼神甫就去了安全区。

安全区每天被日本兵搜查若干次，青壮年男性都被当成隐藏的中国军人拉走了。被抓住的青壮年若有一点儿抗拒，就当被枪毙。于是他把请求安全区接收那几个中国伤兵的话咽下去了。他只是悄悄地把正在看诊的罗宾孙医生拉到一边，问他能不能抽一小时到教堂里做个手术。

罗宾孙医生紧张地问他，不会是中国战俘吧？英格曼问他是怎么知道的。医生告诉他，埋尸队队员里出了败类，把其他队员营救中国战俘的事告诉日本人了。日本人一大早就活埋了好几十个埋尸队队员，从此处理战俘尸体都要在日本兵的监视下进行。

罗宾孙医生忠告神甫，假如教堂真的收留了中国战俘，一定要马上送



严歌苓 著

他们走。英格曼神甫从安全区回来，来到了地下仓库。那个临时居所还不算太差，图书馆的一块旧窗帘把空间分为两半，男人占一个小角落，剩下的区域归女人。

英格曼神甫知道，姓戴的军官伤势不轻，肋骨被子弹打断了，伤口一直有血渗出。

王浦生见英格曼神甫来到地下仓库，小兵躺在那里把右手举到太阳穴，行了个军礼。一看就知道小兵既想讨好他，又畏惧他，生怕他无情地把他们驱逐出去。

英格曼神甫突然改变了嘴里的话。他来时想好的第一句话是：“非常抱歉，我们不能把你留在这里养伤。”这时他对着敬礼的王浦生一笑，话变成了：“好些了吗？”

他本想说服伤兵们离开教堂，去乡下或山里躲起来，一见王浦生缠满绷带的面孔，他就说不出来了。

“本教堂可以再收留诸位几天。不过，作为普通难民在此避难，少校先生必须放弃武器。”神甫说。

伤员们沉默了，慢慢都把眼睛移向戴涛。

戴涛说：“请允许我留下那颗手榴弹。”

英格曼神甫素来的威严又出现了：“本教堂只接纳手无寸铁的平民。”

戴涛说：“这颗手榴弹不是为了进攻，也不是为了防御。”他看了所有人一眼。

英格曼神甫当然明白这颗手榴弹的用途。对战败的军人来说，没有比那种“永恒的撤退”更体面、更有尊严的了，走运的话，还可以拉几个敌人垫背。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，上洛阳网汽车频道，信息真实，最具参考价值